

> 故里

在一个秋日的周末,大伯家开着车到邻县“中国木雕之乡”剑川采购木雕构件等装饰材料时,我也借机搭车而去,不仅目睹了现代剑川木雕的制作过程,还领略了剑川木雕的艺术之美。

我们来到了位于剑川坝子西南部,有“木雕小镇”之称的甸南镇狮河村。有的木雕作坊规模很大,很多雕刻技师和组装师傅如群蜂一样日夜忙碌着去完成订单;有的木雕作坊确实很小,只是家庭作坊而已,随意腾出一两间住房便是木雕制作工坊。在狭窄的作坊里,木雕技师在刨制好的光滑木板上画图、贴图,再选用大小适合的雕花凿,沿着图案的线条,在小斧头、小钉锤或小木槌的轻轻敲击下,把多余的木料刨去。眼前的木屑越来越多,精美的图案也在生硬的木板上活灵活现起来。斧锤始终是那把,花凿却不断更换,斧锤在敲,花凿在移,细碎的木屑在斧凿声里不断地翻飞。

“丽江耙耙鹤庆酒,剑川木匠到处走。”按古老的传统,剑川男人要在一年四季里,背着一大箩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角尺、墨斗、斧凿、刨子和手锯等木匠工具,到洱源、云龙、鹤庆、大理等邻县,甚至到四川、贵州和西藏等省份制作木雕构件。然而剑川木匠所到之处,那里的房梁屋架,那里的门窗板壁,那里的桌椅橱柜,那里的楼板楼楞,那里的圆木方料都

木雕小镇里的乡愁

□ 杨世明

会留下他们的体温和血汗。女人则独守空房,留守在家里孝养公婆,照顾弟妹,抚养子女,耕种薄田……于是剑川白族木匠在《出门调》里深情地唱道:“江水悠悠向东流,泪水滚滚注心头。三弦弹起出门调,唱不尽忧愁。隔山隔水隔家乡,隔父隔母隔妻儿。背井离乡做木匠,卖手艺养家。”数十年前,无论在故乡村寨还是他乡或木器加工场,我遇见过的剑川木匠都是清一色的男木匠,从没遇见过剑川女木匠。但现在,剑川的每个家庭木雕作坊里,我却遇见了许多女木匠。那些女木匠斧起凿落间是娴熟的碰撞节奏,那些细腻的雕刻技艺,一点都不亚于男木匠。这种神奇而高超的木雕技术,要让图案在木板上舞蹈,要让斧凿在木头上歌唱,对于剑川的女木匠而言,不过是煎炒一盘地参一样简单,或高唱一首白曲一样拿手。

斗转星移,岁月更迭。剑川雕刻等木工技艺也日益提高,木匠的工具也日益改进或更新。从前剑川匠人能建造5300多年的海滨“干栏式”的“海景房”建筑,到现在能建造抗八级以上大地震的榫卯结构的木制屋架;剑川木匠工具也从石斧石凿到铜斧铜凿,再到铁斧铁凿、钢刨钢锯,以至现在的电脑操控下的数字智能木器雕刻机器。

我们走进较大的木雕木器加工场,不见斧凿碰撞的动作,只见桌上电脑在指挥着十余个雕刻针头对着

相同规格、质地一样的木板同步雕刻着同一图案,当雕刻程序一结束,就有十余张“雕花板”正式出产。雕刻机只要调试好,机器就会服从电脑的指令,按部就班地忙碌着。管控雕刻机器的技术人员只是在旁边看护机器,或对着电脑熟练地操作专用软件,设计着最新最美的图案。已雕刻好的雕花板制品,远比手工雕刻出的图案要更加细腻、立体和精准,哪怕是头发丝细的花蕊、米粒大的花蕾也会惟妙惟肖地被雕刻出来。即使要镂雕四五层的菊花、玫瑰或牡丹等繁复叠加的图案,也能轻松搞定。

随后,我跟大伯沿着手机上的卫星导航,按照招牌的指示到多家木雕木器门店观览。进入门店内,只见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木雕艺术品有序地向顾客或观者展示着。

我曾跟大伯观赏了洱源老宅出自剑川木匠之手的承重狮头、穿枋凤凰、家堂神龛、牡丹挂枋、斗拱门楣、格子门和美人窗上精美的纯手工雕花,如今在剑川木雕木器作坊和门市里鉴赏了堂客供桌、待客八仙桌、品茗茶几等木雕家具,龙头三弦和二胡等民间乐器,花鸟虫鱼、九龙九狮、百鸟朝凤、二龙抢宝和双凤朝阳等木雕壁画或屏风,这些错综繁复、细腻精美的千年木雕技艺,不仅呈现出浓郁的吉祥木雕文化,也蕴含着悠远的乡愁。

> 杂记

忍了一夜的雪

□ 李娜

天空是铅灰色的,沉甸甸地压下来,仿佛一床厚重的旧棉被,闷得人透不过气。后院那几棵早已落光了叶子的树,枝丫嶙峋地刺向天空。树杈中间,那个乌黑的鸟巢空空荡荡,鸟儿不知去了何处。

奶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带着老年人对天气特有的敏感:“变天了。”我正要拉开客厅的门,闻声回头,看见她还站在后院门口,离我有几步远。我停在门边等她,随口应和:“是啊,要下雪就晚上下个干净,早上一次性扫干净,省事。”奶奶慢慢地走过来,嘴里念叨着:“盼是这么盼……先不管雪了,炕得再添把火,晚上才不冻人。”

对于生在西北的我来说,雪是冬日的常客,并不稀奇。习惯了一夜北风后推门见到的白茫茫的世界,习惯了屋里烧得暖烘烘的土炕,也习惯了雪带来的清扫工作。父母在外务工尚未归来,家里只有爷爷奶奶、弟弟和我。晚饭后,奶奶照例支使爷爷去后院给炕洞添些柴火。我同奶奶收拾碗筷,弟弟伏在桌上写作业。一切如常,甚至有些平淡得让人昏昏欲睡。谁也没料到,变故就潜藏在这习以为常的平静里。

沉闷的响声和压抑的痛呼惊动了屋里的人。我们冲出去时,爷爷还

躺在地上,脸上是忍痛的神色,旁边是一截突出的干柴。他身子本就不比从前硬朗,这一摔,把全家人的心都摔到了嗓子眼。

村里是没有救护车的。奶奶最先镇定下来,她让我赶紧给外地的父母打电话,问家里那辆旧面包车的钥匙放在哪儿;她自己则匆匆套上厚外套,要去邻近几家寻一位乡邻帮忙。一阵兵荒马乱般的忙碌后,总算找到一位能开车的叔叔。临出发前,奶奶拦住了我和弟弟:“太晚了,不知要折腾到几时。你俩别去了,在家早点睡。”她的语气不容置疑,转身就上了车,消失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。

我反锁了大门,带着弟弟回到屋里。院子里那盏灯在车开走时就被我关掉了,此刻窗外是一片密实的黑,往日光波洒的朦胧清辉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黑暗仿佛有重量,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,让那份忧虑无限膨胀,渐渐滋生出一种近乎憎恨的情绪。我恨自己没能提前发现那截该死的干柴,恨自己年纪小帮不上忙,甚至恨起这阴沉的天气。那预告已久却迟迟未落的雪,像一个悬而未决的坏消息,我生怕它不识时务地落下,覆盖道路,阻碍车程。

然而,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只得

和弟弟去睡觉,身下的土炕烧得暖和,我却辗转反侧。心里揣着事,醒得也格外早。睁开眼时,窗外还是一片暗沉。我立刻摸出手机给奶奶打电话,无人接听,又接连发了几条信息询问情况,屏幕却始终沉默。再也躺不住了,我披衣起身走到院子里。地面干净,昨夜,雪终究没有落下来。我竟对这天气生出一丝感激,感谢它的“通情达理”。

弟弟还在睡。我便去厨房热了冷馍,又泡了一碗方便面。正吃着,手机屏幕终于亮了起来,是奶奶的回复:“你爷没大事,就是一下子摔蒙了,缓缓就好。我刚眯了会儿,没听见电话。顺利的话,今天就回。”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放松了下来,端起碗,大口吃起已经软烂的面。一抬眼,忽然发现那扇蒙着水汽的玻璃窗上,贴上了几片晶莹。

我推开屋门。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。细密的雪花正从高远的天幕纷纷扬扬地洒下,不疾不徐,悠然而宁静。它们落在干净的地面上,落在光秃的树枝上,落在无声的鸟巢边沿,轻柔得像一声终于抵达的叹息,又像一场盛大而静谧的抚慰。天光在这飞舞的晶莹中,渐渐地亮了起来。

> 往事

风雪里的军旅记忆

□ 闫晓峰

清晨,天微微亮。我背上公文包准备上班,一抬头,漫天舞动的白雪映入眼帘,颇有“开门雪满山”的味道。昨晚看了天气预报,所以今天早早出来,没想到物业的清洁工已经在路边扫雪了,风雪中缓慢移动的身影若隐若现。这一幕,让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东北边陲某野战部队。这里僻居塞外,天气寒冷,一年中近半是冬季。每到这个时候,周围的居民就过上了“猫冬”的生活。但是部队即便大雪封门也不能躲起来,出操、训练、演习等室外活动一切正常进行,当然还有扫雪。

当清晨第一声嘹亮的军号响起时,若是天降大雪,就会传来值班员的临时指令:例行早操取消,全体人员扫雪。

起床后三分钟,所有人全副武装集结完毕。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,扫雪任务已经从营、连、排、班向下层层分解,各单位简单提出要求后就立刻行动起来。清雪区域包括营房前后的空地和营区外的一段公路,这里以前是军用汽车驾驶培训基地,面积大得惊人,考核越野五公里时,绕着院子都还不到一圈。

部队的作风是“有红旗就扛,见第一就争”,凡事都要较着一股劲儿。即便扫雪,哪个班排要是慢了,不仅会在评比活动中丢分,还会受到其他单位的嘲笑,所以战士们干起活儿来争先恐后,生怕落在别人后面。

当时,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工具不足。部队经费有限,没有专门的除雪工具,每个班只有一把大的竹制扫帚,其他人只能用日常扫地的小扫帚。雪扫成堆后,负责运雪的战士便就地取材,拿来自己的洗脸盆或水桶,一点一点地把雪运走,堆在路边。此时,工作只完成了一半,接下来还要将雪堆拍成规整的近似长方体形状。这个活儿光凭力气不行,还需要耐心和技巧,以及五花八门的工具,有平板铁锹、长条板凳和不知哪里淘来的旧木板。从清早起床开始,扫雪要耗时近两个小时。若是赶上暴雪天气,甚至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。

李白诗说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。”这里的雪又厚又急,我们扫着,天上下着,刚清了一地,又白了一地。终于结束时,往往棉衣上落满了雪花,内衣已经湿透了。有的战士双手长了冻疮,手背又红又肿,像是河马的皮肤,粗粗地裂着口子,但他们总是说笑着,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这样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。为了提高效率,减少冻伤,我们几个排长从工资里凑出钱来购买扫雪工具,情况逐渐有所改观。就这样,在接下来的许多个冬季,没有踏雪寻梅和煮雪烹茶的诗意,只有热火朝天的除雪劳作。

如今的冬天,我已不用再去扫雪。可如果遇到一场美丽绵密的大雪,我还是会瞬间回到滚烫的军旅岁月,记起那些茫茫风雪中的绿色身影,和生生不息的温暖与激情。